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壹輯·拾肆冊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明〕王宗沐撰

宋元資治通鑑六十四卷

明吳中珩刻本

壹輯・拾肆冊目錄

宋元資治通鑑六十四卷〔明〕王宗沐撰

一

〔明〕王宗沐撰

宋元資治通鑑六十四卷

明吳中珩刻本

宋元資治通鑑義例

竹添

一先資治通鑑體製年經事緯其間龜鑑編纂崇王賤霸內夏外夷大旨皆溫公所自定故今續編悉遵用之不敢有改焉竊謂通鑑之書編次年月則盛衰沿革易於考証簡緝全史則卷帙稍省易於供携自宋受命始於建隆庚申迄於祥興已卯共三百二十年元一天下始於至元庚辰迄於至正丁未共八十八年合遼金夏三姓其興亡治亂有足紀者不應獨缺是以輒忘固陋編而次之功始於

宋元資治通鑑義例

二

嘉靖乙卯成於隆慶丁卯以備全史之要略云

一宋雖享國三百二十年其治忽之故亦多矣故嘗謂元祐紹聖治亂之界靖康建炎南北之界景定咸淳存亡之界此其事體更革人才進退議論異同視他年爲獨多故今編所載亦視他年爲獨詳有治亂之界而後啓金有存亡之界而後成元以中國之不治然後夷狄得乘間而主中國有國者不可全以腥羶之毒委之天數是今編之所以不可以無

述也

一元之君臣立國本純於夷自開禧二年蒙受大號距其亡也實一百六十二年竊嘗察之其君臣所爲汲汲者惟用兵作佛事二者而已卽有建立改更亦不過東支西掩以度一時而人民塗炭綱常壞亂之禍蓋不覽其全史未易知也其事體舛謬既足以生豪傑之憤而八名夷語又足以厭覽者之心但以事關一代而是書又以編年爲體且天開

大明一統正革其命則亦不得而廢也是以撮其大

宋元資治通鑑義例

二

都而略其細旨爲書一十二卷以存其槩考溫公之通鑑在周顯德中宋太祖事不多見蓋宋祖受禪原無征伐卽有之亦不過隨周世宗爲偏裨而溫公亦無由紀載之也恭惟我朝

大明

太祖高皇帝東征西伐反正乾坤之功獨超千古而

古而

面諭宣詔闡明

謨典之懿垂法百王其事多在至正年間是以備載焉一書之中惟是悉

遵續通鑑綱目之舊而不敢有增損者蓋以續綱目曾經進

御本爲制書而

太祖事聞當代非微臣獨見所敢擬議也

一大臣之卒在溫公原鑑亦時有稱謚贈者然體不一定也今書凡兩朝名臣有關於治亂名儒有係於斯文者則一切施之如云某官某公某人卒然後略序其平生大都而以卒後之封爵附其末焉不使諸臣與之同所以別明忠邪之分間有官不甚尊而或議論文章道學足以垂後世者亦以此待之用以明有垂於後者非獨以官故耳

宋元資治通鑑義例

三

一是書采擇全史不能無異同如宋文天祥之死挽者以丞相稱之而續綱目以爲樞密使然舊史宰相年表不載天祥入相今從綱目宇文虛中之死本傳有贈謚立廟而金史則以反書然既受金人官爵又曷容稱之肅愍今從金史臨安之火通鑑纂要獨載嘉泰而舊史又載嘉定存疑者則不敢略富平符離之敗張浚傳多爲回護而今則特著始末紀

宋元資治通鑑義例

四

實者則不厭詳續綱目紀楊太赴水死賊黨黃誠斬太首挾鍾子倫以降而牛皐傳則云楊太先舉鍾子義投於水今依綱目洪皓傳皓貶英州卒後檜死而洪适傳則云檜死皓還道死今依皓傳岳飛傳載張浚之陷岳飛也以景著之積憾張浚傳則獨以爲媚秦檜意今從飛傳劉摯之死也由文及甫之書而刑法志載及書詞與摯傳異今從摯傳真宗之崩王曾草制太后權同聽政丁謂欲去權字蓋以媚太后也而王曾傳乃云謂欲增權字則似傳寫之誤而與太后面詰李迪之事不類好水川之敗夏紀以爲死者萬三百人蓋紀其實也而任福傳則云六千人則似爲福諱而與韓琦因是謫官之事不類凡此皆於此事考異之中而致旌別覈實之旨如此類者甚多不能備述略舉數事以志大槩一是書以編年爲體則於年號尤所關係如宋太宗卽位於開寶九年十一月則不當改元而遽稱太平興國元年是一年而二君共之也雖續綱目亦仍茲失今斷以溫公唐武德

元年之例去開寶九年而稱興國元年蓋太祖可以無九年而太宗不可以無元年如宋廣王景炎元元年仁宗皇慶元年順帝元統元年皆以此例書之

一遼金元三國皆夷然元之脩史而三史並峙者元爲已地故也元自至元庚辰以後不得以正統與之固無容論其遼金與元世祖以前君亡俱稱國主名之示不得與宋並夷之也斯正統有所專矣

一溫公通鑑有大臣之拜除死免或政令之新

宋元資治通鑑義例

五

定更革或地方城鎮之得失移徙事關係大而議論多者則先提其綱而後原其詳記事之常體不得不然而亦使覽者知其稍別於他事也計朱子之後爲綱目亦不過因此以起例今並依之

一溫公資治通鑑成嘗自謂曰吾爲資治通鑑覽者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讀之終篇者惟王益柔爾在溫公嘗有此嘆則是書之成亦未必其果行於世與否然二代治亂大都粗備於是不敢不盡心焉而亦未敢以爲有

俟於後也惟覽者擇焉

宋元資治通鑑義例

六

宋資治通鑑卷第一

皇明中奉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臨海王宗沐編

後學

新安吳中珩校

宋紀一

建隆庚申歲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

孝皇帝上

建隆元年春正月辛丑朔周恭帝宗訓以鎮定二州

上言北漢會契丹兵入寇遣殿前都點檢檢校太尉

歸德節度使趙匡胤率兵禦之殿前副都點檢慕容

延釗將前軍先發時王少國疑中外密有推戴匡胤

宋資治通鑑卷一

之意都下謹言將以出軍之日冊點檢爲天子士民

恐怖爭爲逃匿之計惟內廷晏然不知癸卯大軍繼

出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

者久之指示匡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

陳橋驛將士相聚謀曰王上幼弱吾輩出死力破敵

誰則知之不如先冊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

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曰匡胤弟供奉官都知匡義

及歸德掌書記趙普匡義普部分諸將環列待旦遣

牙隊軍使郭延贊馳騎入京報殿前都指揮使石守

信都虞候王審琦二人皆素歸心匡胤者甲辰黎明

將士逼匡胤寢所匡義普入帳中白之匡胤時因酒

臥欠伸徐起將校已露刃列庭曰諸將無王願冊太

尉爲皇帝匡胤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衆卽羅拜呼

萬歲掖之上馬還汴匡胤攬轡曰汝等貪富貴能從

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王矣皆下馬曰願受命

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

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

不汝貸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入汴先遣

楚昭輔慰安家人又遣客省使潘美見執政諭意時

早朝未罷聞變范質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

宋資治通鑑卷一

二

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噤不能對侍衛親軍副都

指揮使韓通自禁中遽還而歸謀帥衆禦之軍校王

彥昇遂焉通馳入其策未及闔門爲彥昇所害妻子

俱死匡胤進登明德門令申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

將士擁范質等至匡胤見之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

爲六軍所迫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

及對列校羅彥環挺劍厲聲曰我輩無王今日必得

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爲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

拜遂請匡胤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召百官至晡時班

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宣

徽使引匡胤就廷北向拜受已乃掖升殿服袞冕卽
皇帝位奉周王爲鄭王符太后爲周太后遷之西宮
乙巳大赦改元以所領歸德軍在宋州國因號宋遣
使通告郡國藩鎮加官進爵有差定國運以火德王
色尚赤臘用戊帝涿郡人四世祖肫唐幽都令生珽
唐御史中丞珽生敬涿州刺史敬生弘殷周檢校司
徒岳州防禦使弘殷娶杜氏生帝於洛陽夾馬營赤
光繞屋異香經宿不散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
者知其非常人仕周補東西班行首累官殿前都指
揮使掌軍政凡六年數從世宗征伐洊立大功人望
突資治通鑑卷一
三
歸之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曰點檢
作天子時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乃命帝代之卒用
代周華山隱士陳搏聞帝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未
幾鎮州報北漢兵引還戊申詔贈周馬步親軍副
都指揮韓通爲中書令以禮收葬以旌其忠欲加王
彥昇擅殺之罪羣臣以建國之始乞寬之帝猶怒故
終身不得節鉞辛亥論翼戴功加石守信爲侍衛
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懷德爲殿前副都點檢
張令鐸爲馬步軍都虞候王審琦爲殿前都指揮使
張光翰爲馬軍都指揮使趙彥徽爲步軍都指揮使

並領節鎮餘領軍者並進爵時慕容延釗握重兵屯
真定韓令坤領兵巡北邊帝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
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令坤侍衛都
指揮使乙卯遣使分賑諸州帝以其弟匡義爲
殿前都虞候仍改名光義趙普爲樞密直學士帝
從兵部尚書張昭判太常寺實儀議立四親廟尊高
祖肫爲僖祖文獻皇帝曾祖珽爲順祖惠元皇帝祖
敬爲翼祖簡恭皇帝妣皆爲皇后考弘殷爲宣祖昭
武皇帝定制歲以四五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
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二月乙
亥尊母杜氏爲皇太后后定州安喜人治家嚴而有
法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
尊爲皇太后帝拜於殿上羣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
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爲天子胡爲不樂后曰
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
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
帝再拜曰謹受教加范質侍中王溥司空魏仁浦
右僕射俱平章事吳廷祚樞密使廷祚以父名璋避
平章特加同三品仍爲樞密使舊制宰臣上殿命坐
而議大政其進擬差除但入熟狀畫可降出奉行而

已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迹且憚帝英睿乃請用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進帝從之坐論之禮遂廢質大名人溥并州人也三月丙辰南唐主李景吳越王錢俶遣使以御服錦綺金帛來賀卽位南漢宦者陳延壽謂其主鋹曰先帝所以得傳位於陛下者由盡殺羣弟故也勸鋹除去諸王鋹以爲然遂殺其弟桂王璇與由是上下怨而紀綱大壞夏四月癸巳帝加周昭義節度使李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欲拒之賔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旣而取周太祖畫像懸於壁涕泣不已賔佐惶駭告

宋資治通鑑

卷一

五

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訝北漢王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帝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爲皇城使遣歸謂筠曰我未爲天子時任汝自爲之我旣爲天子汝獨不能小讓我耶守節歸以白筠筠遂起兵令幕府爲檄數帝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於北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閻丘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北漢主

自帥兵赴筠筠迎謁於太平驛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與周世讐不悅其言因使其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贊又來監心甚悔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潞而自引衆南向北漢主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和解之帝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擊之仍勅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大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守信等敗筠兵於長平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六月辛未帝自帥大衆討筠山路險峻多石帝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卽日平爲大道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

宋資治通鑑

卷一

六

衆於澤州南殺盧贊筠走保澤州帝列柵圍之六月大將馬全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衛融請死帝怒以鐵櫓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帝曰忠臣也釋之以爲大府卿北漢主懼引師歸帝進攻潞州守節以城降帝釋其罪以爲單州團練使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卒弟保勗嗣初保融迂緩國事悉委於母弟保勗及卒保勗權知軍府請命於帝授以節度使初昭義節度李繼勳焚北漢平遙縣俘獲甚衆冬十月晉州鈐轄荆罕儒復率衆攻汾州爲北漢大將郝貴超所襲

戰死罕儒驍將帝痛惜之斬其部將不用命者二十餘人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周太祖之甥與帝同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憚帝帝立加重進中書令移鎮青州重進愈不自安陰懷異志及李筠舉兵重進遣親吏翟守珣往潞陰結筠守珣素識帝乃潛詣京師求見帝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志帝厚賜守珣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兇並作分我兵勢守珣歸勸重進未可輕發重進信之既而帝遣六宅使陳思誨賜之鐵券重進欲治裝隨思誨朝汴左右沮之猶豫不決又自以周

宋資治通鑑

卷一

七

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於唐唐主以聞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等分道討之趙普勸帝自行十月帝發汴十一月丁未至廣陵即日拔之城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吾將舉族赴火死殺此何益卽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帝入城戮同謀者數百人卽日部勒諸軍令潛習戰艦於迎鑾鎮唐主大恐遣使犒師且遣其子從鎰朝於揚州戊申唐臣杜著薛良以罪來奔獻平南策帝方惡其不忠斬著下蜀而配良廬州牙校遂還汴契丹宋王喜隱輕剽無恒謀反事覺辭連

其父李胡兀律殺之於獄尋追謚章肅皇帝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帝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質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帝曰非斯人不可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卽日復入翰林帝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帝岸幘跣足而坐却立不肯進帝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進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帝歛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帝欲察羣情向背頗爲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

宋資治通鑑

卷一

八

其可悔乎帝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高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若應爲天下主誰能圖之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不汝禁也

二年春正月壬子商州鼠食苗詔免賦帝謂侍臣曰遣官度田蓋欲勤恤下民而民弊愈甚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常察官詣諸州尋詔州縣課民種植長吏以春秋巡視著爲令又置義倉官所收二稅每一石別取一斗貯之以備凶歉唐王景屬中國多故踣

據江淮三十餘州擅鹽魚之利卽山鑄錢物力富盛頗有窺覲中原之志及淮甸入於周寢以衰弱帝既平揚州景懼甚乃遷豫章以太子從嘉守建康豫章城邑迫隘羣臣日夜思歸景怒欲誅贊行者閏三月以慕容延釗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時延釗自真定來朝韓令坤亦從討李重進皆罷爲節度使自是殿前都點檢不復除授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六月甲午皇太后杜氏疾甚帝侍藥餌不離左右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且問帝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帝曰皆祖考及太后之餘慶也后曰不然正由柴

宋資治通鑑

卷一

九

氏使幼兒主天下爾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夫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帝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卽榻前爲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遂崩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帝故人有功典禁衛兵趙普數以爲言帝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耶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若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能自由爾帝悟一日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酣屏左

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臥也守信等請其故帝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欲爲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好便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末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

宋資治通鑑

卷一

十

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帝從之以守信爲天平節度使高懷德爲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爲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爲鎮寧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賚甚厚唯守信兼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秋七月壬申以弟光義爲開封府尹光美爲興元尹以李漢超爲齊州防禦使尋命兼關南兵馬都監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強娶已女爲妾及貧民錢不償者帝召謂曰汝女可適何

人對曰農家爾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帝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爲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賁汝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邪漢超感泣由是益脩政理吏民愛之 八月甲辰唐主景方議東還以疾卒於南都太子煜時留建康遂卽位遣其戶部尚書馮誼奉父遺表於帝願追尊帝號帝許之煜初名從嘉聰悟好學善屬文工書畫明音律 武義節度使孫行

宋資治通鑑

卷一

十一

友繼其兄方簡鎮易定踰八年狼山佛舍妖黨益盛帝卽位行友不自安累表乞罷不許行友懼乃繕甲兵棄其帑還據山寨以叛兵馬都監樂繼能密表其事已酉帝遣李懷節馳騎會鎮趙之兵爲稱巡邊直入定州行友不之覺旣而出詔令舉族歸朝行友倉皇聽命旣至訊之得實制削奪其官爵禁錮私第女真來貢初女真之先居古肅慎地元魏時號勿吉至隋改號靺鞨唐初有黑水粟末兩部後粟末盛強號渤海國黑水因役屬之渤海旣滅黑水部民在南者繫籍於契丹號熟女真在北者不籍於契丹號生

女真至是以馬入貢帝詔蠲登州沙門島居民租賦令專治舟船渡其所貢馬 冬十一月沙州來貢沙州本漢敦煌故地唐末以張義朝爲瓜沙節度至朱梁時張氏絕州人推長史曹義金爲帥義金卒子元忠繼有其地周授歸義軍節度使至是入貢

三年春正月甲戌帝廣汴城且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脩之以韓重贊董其役營繕旣畢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王宗沐曰按史稱太祖欲遷民力富自此殫困而不能奪也遷都大事不憚謀於群臣而聽光義之一言換帝之意以傳位太宗議旣

宋資治通鑑

卷一

十一

定其意不欲已不能獨定終將改上爾大爲創業者可以徇一時未定之見而貽子孫百年之害哉汴京四戰之地無高山大川之限唐劉玄佐諸人作鎮常苦之梁都不再世其效已見蓋不惟邊城無藩自孫旣不能折衝禦侮於千里之外其病爲劇焉子弱能時亦地勢使之然其後金人長驅若履平地豈獨微宗荒淫所稱據之足以雄天下建炎之日尚有請幸關中割棄者其後劉豫金珣復居汴而亡不旋踵利害可觀也或者不察以爲西夏猖獗以宋不都關中爲幸然不知元昊之所以不使元昊肆其志以至於此故城大名以爲北都誠呂夷簡謀國之至策卽日駕幸關中以爲英雄主也 二月初詔常參官每五日内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 帝謂宰臣曰五代諸候跋扈有枉法殺人

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邪自
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 夏四月
清源節度使留從效卒子紹鑑典留務會吳越聘使
至紹鑑夜召與燕牙將統軍使陳洪進誣紹鑑謀附
吳越執送於唐建康推副使張漢思爲留後而自爲
副使 以趙贊爲彰武節度使贊至延州前後分置
步騎使綿綿不絕林莽之際遠見旌旗所部羗渾來
迎莫測其數相視奪氣莫不畏服帝嘗注意於謀帥
命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
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關南馬
宋資治通鑑 卷一 十三

曾代之帝嘗謂曾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
王凡易八姓關戰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
天下之兵爲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曾對曰此無他
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制
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帝曰卿勿
復言吾已諭矣 遷鄭王宗訓於房州 武平節度
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時年十一 十一月荆南節
度使高存勗卒兄保融子繼冲嗣 初湖南周行逢
病亟召將校屬其子保權曰吾部內兇狠者誅之略
盡唯張文表在耳我若死文表必亂諸君善佐吾兒
宋資治通鑑 卷一 十四

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
領隸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
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
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
貿易免所過征稅令招募驍勇以爲爪牙凡軍中事
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
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爲間諜洞知
蕃情每入寇必能先知預爲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
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荆湖川
廣吳楚之地 冬十月辛丑樞密使吳廷祚罷以趙

無失土宇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無令陷於虎口及
保權嗣位文表聞之怒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立功
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十二月會保權遣兵代
朮州戍道出衡陽文表遂驅之以襲潭州知留後廖
簡素易文表不設備又將取朗陵以滅周氏保權遣
楊師璠擊之且來求援 蜀主以用度不足始鑄鐵
錢禁境內用鐵凡器用須鐵爲之者置場榷之以專
其利又遣使督諸路累年逋負租稅龍游令田淳上
疏言擾民犯天意聚財損君道語甚切直蜀主不能
用淳好談治亂大略屢陳朝政闕失嘗言王昭遠伊

審微韓保正不可當大任或勸以遜詞取貴仕淳曰
大丈夫豈能附狗鼠求進哉南漢內侍監許彥真
既讒殺尚書右丞鍾允章威權與龔澄樞等澄樞忿
其恣橫會有告彥真通先朝李麗姬者澄樞將按之
彥真懼與其子謀殺澄樞澄樞使人告彥真謀反下
獄族誅南漢主以李託爲內太師六軍觀軍容使初
南漢主納託長女爲貴妃次女爲美人至是詔國政
皆稟託而後行

乾德元年春正月遣盧懷忠使荆南謂之曰江陵人
情去就山川向背我欲盡知之懷忠還言高繼冲用
宋資治通鑑卷一

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於暴斂
南邇長沙東距建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其勢日不
暇給取之易也及周保權使至帝謂范質等曰江陵
四分五裂之國今假道出師因而平之蔑不濟矣庚
申乃命慕容延釗爲都部署樞密副使李處耘爲都
監率十州兵假道荆南討文表未至楊師璠已破文
表於平津亭執文表縛而食之梟首朗陵市處耘至
襄州遣丁德裕諭繼冲以假道之意孫光憲因言于
繼冲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
主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可免禍而公亦

不失富貴矣繼冲乃遣其叔父保寅奉牛酒犒師於
荆門且覘強弱處耘待之有加繼冲聞之以爲無虞
是夕延釗召保寅宴飲帳中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
道前進繼冲但俟保寅還遽聞王師奄至即惶怖出
迎遇處耘于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冲令待延釗
而率親軍先入城比繼冲還則王師已分據要衝繼
冲大懼因盡籍其境內三州十六縣遣客將王昭濟
奉表納於宋帝受之以至仁贍爲荆南都巡檢使而授
繼冲荆南節度使如故高氏親屬僚佐拜官有差以
光憲爲黃州刺史三月戊寅延釗進克潭州將趨

宋資治通鑑卷一

十六

於朗保權牙將張從富等以爲文表已誅而宋師繼
進不止懼爲所襲相與拒守延釗至不克入帝聞之
遣使諭從富等不聽以兵逆戰于澧江敗之李處耘
擇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分啗而黥其少健者
令先入朗黥者入城言被擒者爲宋師所啗聞者皆
恐遂潰延釗因長驅而進遂克其城執從富殺之其
大將汪端劫保權及家屬亡匿江南岸僧寺中處耘
遣田守奇帥師渡江獲之以歸帝釋其罪以爲石千
牛衛上將軍汪端猶擁衆寇掠王師擊殺之湖南悉
平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帝以戶部侍郎呂餘慶

權知潭州 五代諸侯強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先命近臣諭旨且發兵備之尚有不奉詔者帝卽位初異姓王及封相印者不下數十人至是用趙晉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因遙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 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入朝帝欲使典兵趙晉屢諫不聽宣已出復懷入從容言之帝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耶晉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宋主默然事遂寢 夏四月詔設通判於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

宋資治通鑑

卷一

十七

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用趙晉之言也 王朴欽天歷推驗稍疎司天少監王處訥製新歷上之帝自爲歷序賜名應天頒行之 泉州留後張思漢患其將陳洪進專因設燕伏甲將殺之酒數行地忽大震廷宇傾側坐立者不自持同謀者懼因以告洪進洪進亟走出甲士皆散自是更相爲備一日洪進袖大鎖安步入府中叱退直兵思漢方坐內齋洪進即合其戶而鎖之使人叩戶言 曰郡中軍吏請副使知留務衆情不可違幸授之印思漢惶懼不知所爲卽自門間出印與之洪進遽召將吏曰留後

授吾印以蒞事衆皆賀卽日遷思漢別舍以兵守之遣使請命於唐又遣牙將魏仁濟間道奉表來告且請制命 符彥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故特選常叅官疆幹者往蒞之自是遂著爲令 北漢宿衛殿直王隱劉昭趙巒等謀逆伏誅辭連其樞密使段常北漢主出常爲汾州刺史尋縊殺之初北漢主寵姬郭氏醫僧之女也僧與嬖婦通而生姬有殊色北漢主嬖之將立爲妃常以所出非偶恐貽笑隣國北漢主乃止姬之昆弟姻戚又多抑而不用故咸怨常因諸殺之死非其罪國人憐之 八月遣將

宋資治通鑑

卷一

十八

王全斌攻取北漢樂平詔以爲平晉軍契丹救之不及 初帝爲周將殿前都虞侯張瓊隸帳下嘗以身蔽帝中弩矢死而復蘇及帝卽位擢典禁兵會殿前都虞侯闕帝曰殿前衛士如狼虎者不啻萬人非瓊不能統制卽命瓊爲之遷嘉州防禦使時軍校史珪石漢卿以數言外事得幸于帝瓊輕侮之二人因譖瓊悉部曲百餘人擅威福帝召瓊訊之不伏帝怒令擊之漢卿卽奮鐵槌擊其首血流氣絕乃曳出下吏瓊自知不免解所繫帶以遺母卽自殺帝旋聞瓊家無餘財甚悔責漢卿厚恤其家 九月貶李處耘爲